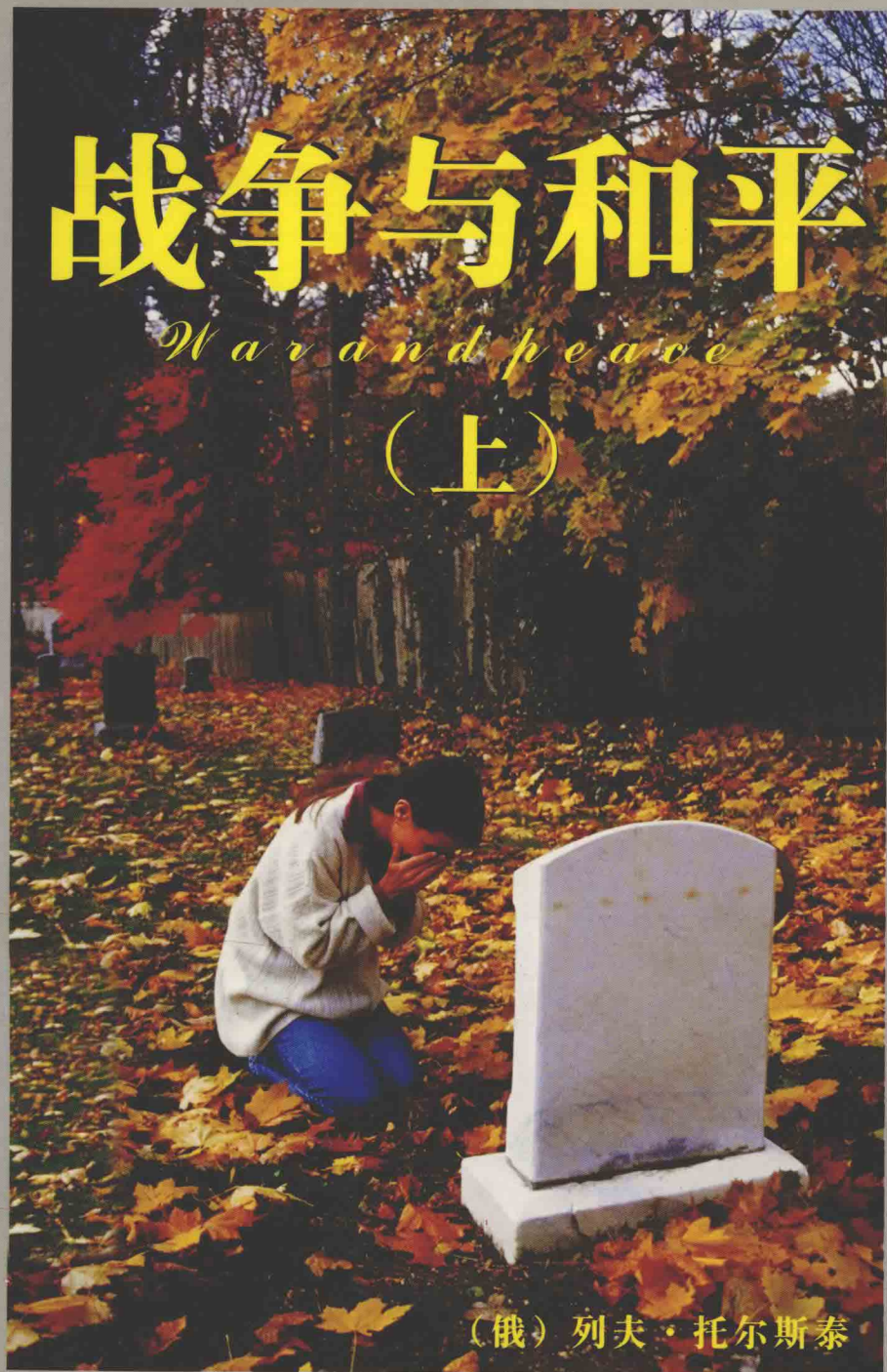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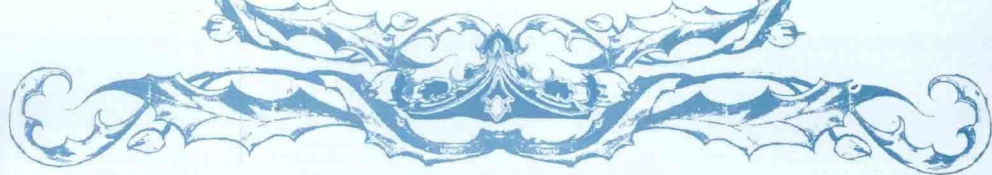
战争与和平

War and peace

(上)



(俄) 列夫·托尔斯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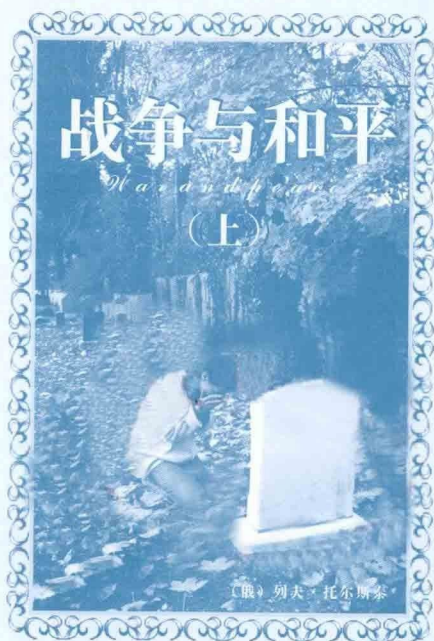


(俄) 列夫·托尔斯泰

战争与和平

(上)

王讲林 译



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(下)

主编：余进

责任编辑：姚家余

责任校对：姚家余

出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52)

发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：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32开

版次：2004年1月第1版

印次：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7-5387-1865-6/I·1759

定价：527.00元

第一卷

第一部

“噢，公爵，热那亚和卢卡^①现在成了波拿巴^②家的属地了。我只要把话说在前面，您如果不承认我们在打仗，您如果再敢替这个基督的敌人（是的，我认为他是基督的敌人）的种种罪孽和暴行辩护，我就同您绝交，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，也不再像您认为的那样，是我忠实的奴仆。^③噢，您好，您好！但愿我没有把您吓坏吧？请坐，坐下来谈吧。”

一八〇五年七月，玛丽太后名声很大的女官和心腹安娜·巴夫洛夫娜·舍勒在迎接第一个来赴她晚会的大官华西里公爵时，说了上面这些话。安娜·舍勒咳嗽已经好几天了，她自己说是得了流感（流感当时还是个新名词，很少有人使用）。那天早晨，她派一个身穿红色号衣的听差分送请柬，所有的请柬上都写着这样的话：

“伯爵（或公爵）！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活动，如果参加一个可怜病妇的晚会不会使您太难堪，那么，今晚七时至十时我将在寒舍恭候大驾光临。

安娜·舍勒”

“啊，您的话可真厉害！”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对这样迎接他毫不介意，回答女主人说。公爵身穿绣花朝服，脚穿长统袜，低口鞋，胸前佩着几枚勋章，虽然他的脸有些扁平，但看上去不失容光焕发。

① 热那亚于一八〇五年并入法国，卢卡于同年改为侯国，受拿破仑管制。

② 拿破仑·波拿巴（1769—1821）——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（1804—1814, 1815）。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，组成执政府，自任第一执政。一八〇四年称帝，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。一八一二年发动对俄战争，失败。一八一四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，被放逐于厄尔巴岛。一八一五年重返巴黎，建立百日王朝，滑铁卢战役失败后，被流放于圣海伦娜岛。一八二一年病故。

③ 原文为法语，以下凡原著为法语的一律排仿宋体，不再一一加注。

他操着一口典雅的法语(我们的先辈当年不仅用这样的法语说话,而且用这样的法语思想),用的是在社交界阅历丰富、在朝廷里地位显要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温和语气。他走到安娜·舍勒跟前,低下洒过香水的亮光光头,吻了吻她的手,然后怡然自得地在沙发上坐下来。

“亲爱的安娜,请您先告诉我,您的身体现在好些了吗?好让我放心,”他说,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声音和语气,但是从表面的礼貌和关心中流露出冷漠甚至是嘲弄的意味。

“一个人如果心里不痛快,身体怎么会好呢?在我们这个时代,凡是有感情的人都不会过得舒心。”安娜·舍勒说。“您今晚就待在我这里,可以吗?”

“那么,英国公使的招待会怎么办?今天是礼拜三。我得到那里去露露面,”公爵说。“一会我女儿要来接我,陪我一起去。”

“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不开了呢。说实在的,这一类招待会啦,放焰火啦,越来越叫人讨厌了。”

“如果他们知道您不乐意,早就把招待会取消了,”公爵说,他像一只上足发条的钟表,很自然地说着自己也不想叫人相信的话。

“别挖苦我了。那么,对诺伏西尔采夫的急电究竟作了什么决定?您是没有不知的。”

“该如何对您说呢?”公爵无精打采地冷冷说。“作了什么决定?他们说,既然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,那我们也只好背水一战了。”

华西里公爵说话总是无精打采,就像演员背诵旧戏的台词。安娜·舍勒正好相反,虽然她年纪已有四十岁,说起话来还是生气勃勃,热情洋溢。

她的热心使她获得这样的社会地位。有时,即使心里不愿意,但为了不使认识她的人扫兴,她也会尽力做出热心的样子。安娜·舍勒经常面带微笑,这同她姿色已衰的相貌不相称。不过,她好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,明知自己有招人喜爱的缺点,却不愿也不能加以克服,甚至认为不需要克服。

谈话内容一转到了政治,安娜·舍勒就有精神了。

“哼,您别跟我提奥地利了!我可能什么也不懂,但我知道奥地利一向不喜欢战争,现在也不喜欢战争。但他们把我们出卖了。只有俄国应该成为欧洲的救星。陛下知道自己肩负着崇高的使命,并且将忠贞不渝。是的,我对此坚信不疑。仁慈的圣上将担负起世上最伟大的天职,他是那么仁慈那么英明,上帝决不会遗弃他的。他一定能完成使命,除掉革命这

一恶魔。现在革命恶魔以这个凶手和恶棍为代表,变得越来越可怕了。只有我们能为先驱者讨还血债。请问:我们能依靠谁呢?……英国人满脑子生意经,不理解,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^①的崇高心灵。英国拒绝从马耳他退兵。他们想了解我们行动的目的。他们对诺伏西尔采夫说了些什么?什么也没有说。他们不理解,也无法理解圣上自我牺牲的精神。圣上自己别无所求,一心只想为世界谋福利。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?什么也没有答应。即使他们答应了什么,也不会实行!普鲁士已公然宣称,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,整个欧洲都奈何不了他……哈登堡^②的话也好,霍维茨^③的话也好,我一句也不信。臭名昭著的普鲁士中立只不过是圈套罢了。我只相信上帝,相信我们仁慈的圣上的崇高使命。只有他才能拯救欧洲!……”她突然停住,因为自己太激动而露出嘲弄的微笑。

“我想,”华西里公爵笑眯眯地说,“如果派您去代替我们那位可爱的文森盖罗德,您一定会迫使普鲁士国王同意的。您的口才太好了。您给我杯茶,好吗?”

“马上就来。顺便说说,”安娜·舍勒镇静下来接着说,“今晚我这儿有两位有趣的人物要来:一位是莫特玛子爵,他通过罗亨家的关系同蒙莫朗西家沾亲,是法国的一个望族。莫特玛子爵是个真正的高等侨民,还有一位是莫里奥神父。您认识这位才能非凡的人物吗?连陛下都接见过他了。您知道吗?”

“啊,那太好了,”华西里公爵说。“您倒说说,”他好像刚想起一件事,不经意地说。其实他今晚来参加晚会,主要就是想打听这件事,“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当维也纳使馆一等秘书,这是真的吗?这位男爵好像是个无能之辈。”华西里公爵想替儿子谋得这个差事,而别人也正在通过太后为冯克男爵争取这个职位。

安娜·舍勒差不多闭上眼睛,表示他也罢,别人也罢,谁都没有权力评论太后的意旨。

“冯克男爵是由太后的令妹推荐给太后的,”安娜·舍勒不高兴地冷冷说。她一提到太后,脸上马上现出无比忠诚和崇敬的神情,同时带有几分忧愁。每次谈话,只要一提到她那位最高庇护人,她总是这样的。她说,

① 亚历山大一世(1777—1825)——俄国沙皇,一八〇一——一八二五年在位。

② 哈登堡——当时普鲁士首相。

③ 霍维茨——当时普鲁士外交大臣。

太后陛下很器重冯克男爵，接着她的脸上又露出忧郁的神情。

华西里公爵毫无表情地沉默着。安娜·舍勒施展她那宫廷女官所特有的圆滑手腕，一面要刺刺公爵（因为他胆敢批评推荐给太后的人），一面又想安抚他。

“现在来谈谈府上的事吧，”安娜·舍勒说，“说实在的，自从令媛在社交界露面以来，大家都为她着迷。她可真是个美人。”

华西里公爵点点头表示敬意和感激。

“我常常想，”安娜·舍勒停了停，继续说，身子凑近公爵，向他露出亲切的微笑，好像表示政治性和社交性的谈话告一段落，现在要谈谈心了，“我常常想，人间的幸福有时也真不公平。为什么命运给了您两个这样好的孩子，两个这样可爱的孩子？您的小儿子阿纳托里不算在内，我不喜欢他，”她竖起眉毛，不容反驳地补上一句，“可是您，说实在的，并不赏识他们，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。”

安娜·舍勒脸上又露出了得意洋洋的微笑。

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拉法特^①会说，我生来就没有父爱的骨相，”公爵说。

“别开玩笑。我要同您谈谈正经的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。这话只能在你我之间说说（她脸上现出忧郁的神色），有人在太后陛下面前说到他，也替您可惜……”

华西里公爵没有回答，安娜·舍勒也没有作声，意味深长地瞧着他，等着答话。华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终于说。“不瞒您说，为了他们的成长，我已尽了做父亲的责任，可到头来两个都是傻子。伊波利特这傻子至少还算老实本分，而阿纳托里可是个无法无天的混小子。他们惟一的区别就在这里，”他说，笑得比平时更做作，更激动，而嘴角深深的皱纹则显得特别粗俗讨厌。

“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有孩子呢？您如果不做父亲，我也就没什么可责怪您的了，”安娜·舍勒说，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。

“我是您的忠实奴仆，这话只对您一个人说说，我那两个孩子是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，他们是我的十字架。我是这么看的。有什么办法？……”他沉默了一下，做出了一个表示向残酷的命运屈服的手势。

^① 拉法特(1741—1801)——瑞士作家，著有《相面术》一书。

安娜·舍勒沉思起来。

“您一直没有考虑为您那个放荡的儿子阿纳托里娶门亲吗？听说，老姑娘都有替人说媒的癖好。我还没有觉察到我有这毛病，但我心目中倒有个姑娘，她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，很苦恼，她是我们的亲戚，叫玛丽雅·保尔康斯基公爵小姐。”华西里公爵没有正面回答，但他也像一般老于世故的人那样，头脑灵活，思路敏捷，就点点头表示愿意考虑安娜·舍勒的建议。

“唉，不瞒您说，阿纳托里这小子一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呢，”华西里公爵说，显然无法解脱内心的苦恼。接着沉默了一下。“照这样下去，再过五年怎么得了？这就是做父亲的福气啊。她有钱吗，您那位公爵小姐？”

“她父亲是个有钱人，但很吝啬。他住在乡下，叫保尔康斯基公爵，小有名气。还是先帝在世的时候他就退了役，绰号叫‘普鲁士王’。这人很聪明，就是脾气有些怪，叫人受不了。可怜的公爵小姐日子真不好过。她哥哥是库图佐夫^①的副官，前不久同丽莎结了婚。他今晚要到我这儿来的。”

“听我说，亲爱的安娜，”华西里公爵突然抓住对方的手，不知怎的把它往下拉，说道。“这事您替我办一下吧，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奴仆（村长写信时也这样称呼我）。她门第好，又有钱。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”

华西里公爵用他独特的潇洒而亲昵的优美姿势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，又拉住她的手摇了摇，接着将身子靠在安乐椅上，眼睛望着别处。

“别忙，”安娜·舍勒边想边说。“我今晚就同丽莎（安德烈·保尔康斯基的夫人）谈一谈。这事也许有希望。为了您家里的事，我要学着干一点老姑娘的行当了。”

^① 库图佐夫(1745—1813)——俄国著名统帅，苏沃洛夫的学生。在俄土战争(1768—1774, 1787—1791)中屡建军功。一八〇五年，俄、奥、英对拿破仑作战，任驻奥地利俄军总司令。一八一二年抗法战争中任总司令，指挥鲍罗金诺战役和塔鲁丁诺战役，打败拿破仑。

安娜·舍勒邀请的客人络绎来到。来的都是彼得堡的名流，他们年龄不同，性格各异，但都来自上层社会。华西里公爵的女儿大美人海伦也来了。她是来接父亲一道去参加公使的招待会的。她身着舞会礼服，佩着花字奖章。^① 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，年轻漂亮的安德烈公爵夫人也来了。她于去年冬天结了婚，现在因怀孕不出席重大的交际活动，但小型晚会还是参加的。华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着他所介绍的莫特玛一起来了。来赴晚会的还有莫里奥神父和其他许多客人。

“您还没见过吧？”或者“您还不认识我的姑妈吧？”安娜·舍勒对客人们说，郑重其事地把客人们领到头上系着高高的花结的小老太婆面前（她是在客人开始到来时，从隔壁屋里悄悄过来的），报了来客的名字，然后把眺从客人身上慢慢移到她的姑妈身上，这才走开。

客人出于礼貌，个个向这位既不认识、又不感兴趣、更不需要的姑妈问好。安娜·舍勒忧郁而严肃地注视他们的问候，默默地表示赞许。姑妈则千篇一律地询问每个客人的健康，又谈到自己的健康，还谈到太后陛下的健康，并且说，感谢上帝，太后陛下身体现在好些了。凡是来到老太婆面前的人，为了顾全礼貌，都表现得彬彬有礼，但离开她的时候都如释重负，就像履行了一项沉重的义务，而且整个晚上再也不到她跟前去了。

安德烈公爵夫人带来一个做针线活用的丝绒绣金手提包。她的嘴唇上淡淡地长着一抹微黑的汗毛，小小的上唇遮不住牙齿，嘴唇微微张开时看上去很美，而当上下唇抿到一起时就显得格外可爱。就像一般富有魅力的女人那样，她身上的缺点——上唇稍翘，嘴巴微微张开——反而成为与众不同的美。这位年轻漂亮的未来母亲，身体健康，面色红润，轻松地经历着妊娠期，任谁见了都感到愉快。老头儿也好，苦闷的年轻人也好，只要跟她在一起，跟她随便聊聊，都会变得像她一样快乐。只要同她谈过话，看到她说每句话时现出的开朗笑容和不断露出的皓齿的人，就觉得自己今天特别讨人喜欢。每个男人都有这样的感觉。

娇小的公爵夫人臂上挂着针线袋，迈着急促的小步，摇摇摆摆地绕过

① 俄国皇后颁发给成绩优秀的中学女毕业生的奖章。

桌子，轻松地整整衣服，在银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，那神态就像表示，她所做的一切，对她自己和周围的人，都是赏心悦目之事。

“我把针线活带来了，”她打开手提包，对所有的人说。

“您瞧，安娜，您真会捉弄人，”她对女主人说。“您来信说今晚只是个小晚。您瞧看看，我穿得像什么。”

她说着摊开双臂，让大家看她身上那件镶着花边的雅致灰色连衣裙，胸部下方束了一条宽缎带。

“您放心好了，丽莎，您总是比谁都漂亮，”安娜·舍勒回答。

“您知道，我丈夫要扔下我了，”她用同样的语气对一位将军说，“他要去送命。您倒说说，为什么要打这场该死的仗，”她对华西里公爵说，但不等对方回答又转身和他的女儿美人海伦说话。

“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真是可爱极了！”华西里公爵悄悄对安娜·舍勒说。

娇小玲珑的公爵夫人到后不久，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，他头发剪得很短，戴眼镜，身穿浅色时髦裤子、棕色燕尾服和高硬领衬衫。这个胖青年是叶卡德琳娜女皇时代^①的著名大臣、此刻在莫斯科病危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。他在国外受了教育，最近刚回国，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任过职，今天是头一次踏进社交场。安娜·舍勒向他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，这是她对客厅里最低级客人的礼节。尽管用的是最低级的礼节，安娜·舍勒一看见皮埃尔进来，脸上就现出惊慌不安的神色，就像看见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庞然大物。皮埃尔的确比客厅里的其他男人都高大，不过安娜·舍勒看见他感到惊慌不安，那是因为他的眼神与众不同，显得聪明而腼腆，敏锐而朴实。

“您真是个好心人，皮埃尔先生，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，”安娜·舍勒对他说，把他领到姑妈面前，惶恐地向姑妈使了个眼色。皮埃尔嘴里嘟囔着什么，眼睛一直在东瞧西看。他快乐地微微一笑，像对老朋友一样对娇小的公爵夫人点点头，走到姑妈跟前。安娜·舍勒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因为皮埃尔没听完姑妈讲完太后陛下健康的情况，就走开了。安娜·舍勒慌忙用一句话把他拦住：

^① 叶卡德琳娜二世(1729—1796)——俄国女皇，一七六二——一七九六年在位。原为德国公爵女儿，一七四五年与彼得三世结婚。一七六二年参与宫廷政变，废彼得三世，取得皇位。

“您不认识莫里奥神父吗？他是个挺有趣的人……”她说。

“是的，我听说过他那维护永久和平的计划了。这挺有意思，但不一定能办得到……”

“您这么想吗……”安娜·舍勒没话找话，接着又要去招待别的客人，但皮埃尔又做出失礼的举动来。刚才他没有听完姑妈的话就走开，现在又用话缠住正要走开的女主人。他垂下头，叉开两条粗大的腿，向安娜·舍勒说明为什么神父的计划是纸上谈兵。

“这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吧，”安娜·舍勒对他笑笑说。

她离开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，又去尽她做主人的职责，小心地倾听和观察，随时准备给谈话不起劲的一伙帮点儿忙。纱厂里的老板把工人们派好工作后，自己在车间里来回巡视，发现什么地方纱锭不转或者声音异常，就连忙去刹车，修整一下，使它恢复正常运转；安娜·舍勒也是这样，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走到冷场或者话声太闹的一组人那里，插上一句话或者调动一下客人的座位，使谈话机器又不快不慢地正常运转起来。但在这种忙碌中，看得出她还是特别担心皮埃尔。皮埃尔无论是去听莫特玛周围的谈话也好，还是离开那里去听神父的说话也好，她总是担心地盯着他。对于在国外留学归来的皮埃尔来说，今晚安娜·舍勒的晚会是他在俄国参加的第一个晚会。他知道这里聚集着彼得堡所有的知识分子，他像一个孩子到了玩具店那样，感到眼花缭乱。他总是害怕漏掉任何精辟的言论。他望着这里一个个自命不凡、风度翩翩的人物，一直希望听到超凡出众的言论。最后他走到莫里奥神父跟前。他觉得这里谈得有趣，就站住了，也像一般年轻人喜欢的那样，等待机会发表意见。

三

安娜·舍勒的晚会正处在高潮。就像和器上的纱锭在均匀地运转着，喧闹声始终没有停息。姑妈旁边坐着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。她面容憔悴，眼睛红肿，与这个豪华的晚会显得不太协调。除了他们两人，其余客人分成三组。第一组多半是男人，中心人物是莫里奥神父；第二组是青年，其中包括华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公爵小姐，以及相貌标致、脸色红润、由于年轻而显得太胖的安德烈公爵夫人。在第三组里，中心人物是莫特玛子爵和安娜·舍勒。

莫特玛子爵是个相貌英俊、气质高贵的青年，有点自高自大，但教养良好，对谁都彬彬有礼。安娜·舍勒显然想利用他来款待客人。好像聪明的饭店老板，把一块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一看见就不想吃的牛肉当作好菜那样，安娜·舍勒今晚先把子爵然后把神父作为美味款待客人。莫特玛那些人很快就谈到了当甘公爵的被害^①。莫特玛子爵说，当甘的死是因为他过分宽宏大量，而拿破仑恨他则另有原因。

“哦，真的吗？子爵，那您就给我们讲讲吧，”安娜·舍勒说，她说这句话时显得得意洋洋，语气有点像路易十五的口气。

莫特玛子爵鞠了一躬表示遵命，且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。安娜·舍勒让客人们围着子爵坐好，请大家听他讲。

“子爵认识当甘公爵，”安娜·舍勒对一个客人说。“子爵的口才可了不起，”她对另一个客人说，“一眼就能看出，他这人非常有教养，”她对第三个客人说。安娜·舍勒就以这种地道的方式把子爵介绍给客人们，好像介绍一盘配着生菜的香气四溢的煎牛排。

莫特玛子爵准备开讲，落落大方地微微一笑。

“您到这儿来，亲爱的海伦，”安娜·舍勒对美丽的公爵小姐说。海伦坐在稍远的地方，是另一个小组的中心人物。

海伦公爵小姐面带微笑站起来。那是一种绝色美人永远不变的笑容，她刚才进来时也带着这样的笑容。她身穿一件绣有常春藤和青苔花样的白舞服，发出轻微的窸窣声。她那雪白的肩膀、油亮的头发和贵重的钻石都光彩耀眼。她从给她让路的男人中间穿过去，昂着头不看任何人，只是向大家微笑，好像慷慨地让每个人欣赏她那优美的身材、丰满的肩膀和时髦的大袒胸和光脊背，让整个舞厅增加光辉，最后她走到安娜·舍勒面前。海伦实在太美了，她不但丝毫不卖弄自己的姿色，相反，好像因为自己具有令人勾魂摄魄的美而感到不好意思。她似乎想减少自己的魅力，但又办不到。

“好一个美人儿！”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这么说。当海伦在莫特玛子爵面前坐下，也向他露出那经常挂在脸上的微笑时，子爵仿佛被什么非凡的景象所惊倒，耸了耸肩，垂下眼睛。

“夫人，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我怕讲不好了，”莫特玛子爵含笑鞠躬说。

^① 当甘公爵(1772—1804)——法国保王党，因被控参与谋杀拿破仑案，于一八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被处死刑。

海伦公爵小姐把一条丰满的手臂搭在小桌上，觉得没有必要说什么。她笑眯眯地等待着。在子爵讲话时，她始终挺直身子坐着，一会儿看看自己轻搭在小桌上的美丽丰满的手臂，一会儿再看看更加美丽的胸脯，理理胸前的钻石项链；她几次整理裙子皱折。每当听到动人的地方，她就回头望望安娜·舍勒，并且很快跟着现出同她一样的表情，接着又静静地露出开朗的微笑。在海伦之后，安德烈公爵夫人也从茶桌那里转移过来。

“等一下，让我把针线包拿来，”她说。“喂，您怎么啦？您在想什么？”她对伊波利特公爵说，“把我的手提包拿来。”

安德烈公爵夫人满面笑容地同大家打招呼。她一来，大家都给她让座。她坐下后，快乐地理了理衣服。

“现在我坐好了，”她说，要求子爵接着讲，自己则开始动手做针线。

伊波利特公爵把手提包交给她以后，走到她背后，把圈手椅推到她旁边，坐下来。

可爱的伊波利特跟他那美丽的妹妹尽管长得非常相像，虽然像得出奇，他却长得很丑。他的相貌虽然像妹妹，但妹妹脸上洋溢着乐观、自信和青春的活力，总是笑容可掬，具有希腊美人的古典美；哥哥呢，正好相反，同样的脸却现出一种痴呆的神气，而且总是显得自以为是和怨天尤人，身体则又瘦又弱。他的五官全都挤在一起，显出一种令人讨厌的怪相，而手脚的姿势又总是很不协调。

“您是不是讲鬼故事？”伊波利特说，在公爵夫人旁边坐下，连忙把带柄眼镜举到眼睛上，好像没有这眼镜他就没法说话似的。

“完全不是，”讲话的人惊奇地耸耸肩膀。

“因为我最不爱听鬼故事了，”伊波利特公爵说，他的语气使人觉得，他是先随口说出话来，然后才明白说了些什么。

因为他说话过分自信，让人听不懂他的话是很聪明呢，还是很愚蠢。他身穿墨绿燕尾服，和按他自己说的受惊山林仙女身体颜色的裤子，长统袜和低口鞋。

莫特玛子爵滔滔不绝地讲着当时流行的趣闻，说当甘公爵到巴黎去会乔紫小姐^①，在那里同也受这位著名女演员青睐的拿破仑不期而遇。拿破仑一看见公爵，他的昏厥症顿时发作，他就落在公爵手里，但公爵并没

① 乔紫小姐是法国悲剧演员，做过拿破仑情妇。曾于一八〇八年赴彼得堡演出，轰动一时。

有乘人之危加害他，但是想不到后来拿破仑却以怨报德，要了他的性命。

故事讲得引人入胜，特别是讲到一对情敌突然认出对方时，在座的太大小姐都很激动。

“太妙了，”安娜·舍勒回头望望安德烈公爵夫人，带着询问的神情说。

“太妙了，”安德烈公爵夫人也轻声说，把针插在针线活上，仿佛故事讲得太精彩了，她听得连手里的活也做不下去了。

莫特玛子爵很喜欢这种无声的赞美，感激地微微一笑，继续讲下去。但安娜·舍勒一直注意那个让她担心的年轻人，这时发现他同莫里奥神父谈得过分激昂，话声太响，连忙赶到这个危险点去抢救。果然，皮埃尔谈到政治均势问题，神父对这个单纯热情的青年显然很感兴趣，就在他面前大谈自己得意的观点。两人谈得过分激动，旁若无人，这使安娜·舍勒感到十分不安。

“办法是在欧洲维持均势和保护民权，”神父说。“只要有俄罗斯那样以野蛮著称的强国，大公无私地领导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的的联盟，那么世界就有救了！”

“那么怎样取得这种均势呢？”皮埃尔刚一开口，安娜·舍勒就赶到了。她严厉地白了皮埃尔一眼，问意大利神父能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。意大利神父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，装出一副肉麻的殷勤相。显然这是他同女人说话的习惯。

“我很荣幸被邀参加晚会，你们社交界特别是女士们的聪明才智和文化教养使我倾倒，我还没来得及想到气候呢，”神父说。

安娜·舍勒再也不放松神父和皮埃尔，为了便于监督，就把他们拉到人多的一组里。

此刻，客厅里又来了一位客人。他就是娇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安德烈·保尔康斯基公爵。安德烈中等身材，是个特别英俊的青年，相貌清秀而冷峻。他的整个形态，从疲倦呆板的眼神到缓慢均匀的步伐，都同他那位活泼娇小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显然，客厅里所有的人他不仅都认识，而且十分厌恶，就连看他们一眼，听他们说话，都觉得无趣。在所有使他乏味的人中间，他那个漂亮的妻子好像最使他感到厌恶。他做了一个使他俊美面孔显得难看的怪相，向她背过身去。他吻了吻安娜·舍勒的手，眯缝起眼睛，向所有在场的人环视了一下。

“公爵，您要去打仗吗？”安娜·舍勒问。

“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做他的副官……”安德烈公爵说，音调带点法国

腔。

“那么您夫人丽莎怎么办?”

“她住到乡下去。”

“您怎么能让我们失去您那位可爱的太太呢?”

“安德烈,”妻子像对别人说话一样娇滴滴地对丈夫说,“子爵给我们讲了乔紫小姐和拿破仑的趣闻,实在是太有意思了!”

安德烈公爵眯缝起眼睛,转过身去。自从他走进客厅,皮埃尔兴奋而友好的眼睛就盯住他不放。他走到安德烈跟前,握住他的手。安德烈公爵没有回过头来,却皱起眉头,对拉他手的人表示恼火,但一看见皮埃尔的笑脸,马上就露出和蔼而愉快的微笑。

“噢!……连你也到这大千世界来了!”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。

“我知道您会来,”皮埃尔回答。“回头我到您那儿吃晚饭,”他低声添上一句,尽量不影响继续讲故事的子爵。“行吗?”

“不,不行,”安德烈公爵好像笑着说,抓住皮埃尔的手臂,表示这事是用不着问的。安德烈公爵还想说些什么,但这时华西里公爵和女儿起身准备走,男客们纷纷立起给他们让路。

“请您原谅,亲爱的子爵,”华西里公爵对法国人说,亲热地抓住他的袖子往下拉,非常客气地不让他站起来。“公使馆那个倒霉的招待会真使我扫兴,还打断了您的故事。我真舍不得离开您这个迷人的晚会,”华西里公爵最后一句是对安娜·舍勒说的。

他的女儿海伦公爵小姐轻轻提起裙子,慢慢地从几把椅子当中走过。她那美丽的脸蛋笑得更甜了。她走过皮埃尔身边时,皮埃尔简直用惊奇而兴奋的目光瞧着这位美人。

“长得真美,”安德烈公爵说。

“真美,”皮埃尔说。

当华西里公爵走过的时候,抓住皮埃尔的手,转身对安娜·舍勒说:

“您替我开导开导这头熊吧,”他说。“您瞧,他在我家住了一个月,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出来交际呢。一个年轻人没有比接触聪明的女人更重要的了。”

四

安娜·舍勒微微一笑，答应多照顾皮埃尔。她知道皮埃尔的父亲同华西里公爵是亲戚。坐在姑妈旁边的老太太这时急忙站起来，在前厅追上华西里公爵。她脸上装出来的兴致没有了。她那张哭肿的和善的脸上只剩下焦虑和恐惧。

“公爵，您说说，我儿子保里斯的事现在怎么样了？”她在前厅追上华西里公爵，说。（她的南方口音“保”字说得特别重。）“我在彼得堡不能再待下去了。请您告诉我，我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来什么消息？”

尽管华西里公爵听这位老太太说话很勉强，甚至露出不耐烦的神气，她还是谄媚地向他赔着笑脸，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。

“只要您向皇上说一句，他就可以调到近卫军去了，这在您算不了什么，”她恳求说。

“请您相信，公爵夫人，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，我一定尽力，”华西里公爵回答，“但让我去求皇上；不如您通过高里岑公爵去找鲁勉采夫。这是最好的办法。”

这位老太太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，出身于俄国的一个望族，后来家道中落，离开上流社会，失掉了原有的关系。她这次来是为了让她的独生子调到近卫军。为了见华西里公爵，她主动跑来参加安娜·舍勒的晚会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她听了莫特玛子爵的故事。华西里公爵的话使她吃惊；她那张年轻时曾很漂亮的脸上表现出十分恼怒的神色，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。接着她又微微一笑，更紧地抓住华西里公爵的手。

“您听我说，公爵，”她说，“我从来没求过您什么事，以后也不会求您，我也从没提到过家父待您的情谊。但这一次我求您看在上帝份上帮我儿子一个忙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，”她匆匆地补充说。“噢，您别生气，您就答应我吧。我找过高里岑，可他拒绝了。您这人向来厚道，这次务请帮个忙，”她说的时候努力想装出笑容来，但眼里却含着泪水。

“爸爸，我们要迟到了，”海伦公爵小姐站在门口等候，这时从肩上转过她那古典美人的秀美的头，说。

权势在社会上是一种资本，不应随便动用。华西里公爵深谙这个道理。他知道，如果他要是求必应，那么以后自己有事就不能再去求别人